

时代周报记者 邓宇晨 发自广州

刚刚完成控股股东交接的威创股份（002308.SZ），其股价在过去6个交易日大起大落。

3月23日复牌后，威创股份迅速涨停；24日盘中触及7.62元高位后下跌，一路跌至30日收盘时的5.30元。

股价跌跌不休的背后，是威创股份控制权的变更。

3月20日晚间，威创股份发布公告，披露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根据公告，威创股份控股股东威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股东何小远、何泳渝与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中数”）签署《框架协议》，国信中数拟通过受让方受让威创投资、何小远及何泳渝合计持有的公司2.20亿股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4.2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3月27日，威创股份董秘办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相关采访请求时表示，暂时还未和新股东有所接触，并不清楚后续安排，一切以公告为准。

在此之前，威创股份则因大幅商誉计提减值导致2019年度业绩“变脸”而受到资本市场关注。

公告显示，由于威创股份收购幼教业务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导致2019年归母净利润由原先的盈利0.79亿-1.58亿元修正为亏损11亿-14亿元。消息一出，即引来深交所发函关注。

“在转让前夕进行计提商誉减值，这个时间节点是在给新股东扫清障碍，便于后期提升业绩，这也是上市公司的常用套路。”3月28日，一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从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何氏家族全身而退

威创股份成立于2002年，前身为广东威创日新电子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在深交所上市。此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可视化解决方案，2015年后开始涉足幼教领域，形成“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业务+幼儿园运营管理服务”为主要业务的格局。

根据公告，此次受让方为台州市中数威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中数威科” )。

根据威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股东何小远、何泳渝与中数威科就本次股份转让签署的《关于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款为14.56亿元，约6.63元/股。其中，威创投资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交易价款为14.01亿元；何小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交易价款为4043.83万元；何泳渝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交易价款为1417.75万元。

交易完成后，原控股股东，即威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股东何小远、何泳渝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易背后，既有国资身影，也有外资参与其中。

天眼查资料显示，中数威科成立于2020年3月13日，另据威创股份的公告显示，这家新创企业刚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合伙人及其股东出资尚未到位。

公告显示，中数威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信中数，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0.07%。国信中数的控股股东为国信新创，国信新创系国家信息中心的全资子公司。官网资料显示，国信新创成立于2000年，是国家信息中心控股公司，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工程咨询等业务。

另外的99.93%的资金则来源于蒙萨斯（台州）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同样成立于3月13日，其唯一股东—蒙萨斯（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萨斯上海”）成立于3月11日，由南京瀚唐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MONSAS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蒙萨斯国际”）双方各持股50%。

其中，蒙萨斯国际为外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蒙萨斯国际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管理和财务方案的服务公司，业务范围横跨货币服务、证券交易、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和结构性产品四大领域，

“目前公布的信息比较少，只能看出来是有国资、外资参与其中，但具体参与方式比较难以推测。”前述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从业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幼教业务致业绩“变脸”

2015年，威创股份在“幼教产业”风口时入场，收购了金色摇篮、红缨教育等幼教资产。2017年，威创股份又收购了必加教育、鼎奇教育和可儿教育等幼教品牌，一跃成为“幼教板块龙头”。

2018年11月，学前教育新政出炉，对民办园的监管日渐趋严。这使得民营幼教企业的资产化之路格外艰难。

根据《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上市公司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3月30日，春风时雨教育创始人王思锋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层面对幼儿园的资本运作做了较多制约。这导致之前如火如荼的幼儿教育资本运作迅速降温。威创股份作为上市公司，受政策面影响更加严重。

如今的幼儿教育领域处于校内校外“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幼儿园在资本层面下行已久。而校外幼儿启蒙教育市场上行很明显，英语教育、数学思维、乐高机器人教育在学前段的招生量持续上升，其中不乏爆发案例。”王思锋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2018年报显示，威创股份旗下的儿童成长教育品牌共向超过5500家幼儿园提供服务，拥有超过700家儿童社区学校、儿童早教合作客户。2018年，儿童教育服务行业占其营业比重达42.11%，营收同比增长21.29%。

然而，这个曾经的“香饽饽”如今却成为亏损主因。

根据威创股份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显示，公司准备于2019年度计提12.7亿元资产减值。其中，红缨教育减值4.07亿元，金色摇篮减值5.5亿元。威创股份方面表示，经初步测算，包括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已远低于其账面价值，幼教公司商誉出现大幅减值。

前述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从业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转让前就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手段来拉低业绩，新控股股东再拉升业绩提振股价，“算是给新股东做个铺垫，开个好头”。

幼教行业虐童事件频发，也考验着消费者对民营幼教品牌的信心。

“幼儿教育公司的运营管理风险几乎成了灰犀牛。风险就在那里，只是看见看不见的问题。”王思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幼教从业人员收入较低，进而影响幼师教育招生。招生情况差则意味着市场就算提高用人成本，也不见得招到良好素质人才。

“这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多年，短期内靠个别企业难以打破。”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新控股股东的入场，将给威创股份的未来带来哪些变数，仍是一个问号。

3月26日，威创股份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针对人员流动采取了一定管控措施，教育主管部门针对园校和培训机构的线下运营做出了相关限制。截至目前，相关管控限制措施尚未完全消除，本次疫情可能对公司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业务、儿童成长平台业务2020年上半年业绩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源自时代周报